

树何以堪？

今天想要说几个树的故事。

下午在文学班上戏剧课的时候，谈的是郭宝崑剧本中那棵将要被铲掉的怪老树。正好晚上要带戏剧学会的学生到新加坡艺术学院去进行青年节戏剧表演的排练，遂想起艺术学院前面原本也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青龙木，33.6 米高，已经大约四十岁了，不久前因为内部枯腐了必须将其砍伐，以免对经过的师生和公众构成安全威胁。

这棵青龙木是城市里难得见到的风景，也是艺术学院的重要地标。据说当年在建艺术学院的时候，校园的设计都尽量为了配合树的保留。就这样，在班上，话题就转到了这棵树身上。晚上，来到了艺术学院，在排练前特地带同学们到了校门口那棵青龙木原本应该在的地方，问一下同学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些什么。

我当下用手机上网找到了关于这棵青龙木被砍伐的新闻，原来这棵树被艺术学院的同学叫做“知识之树”，也叫做“新加坡艺术学院树”。其实我认为也可以叫做“艺术之树”，象征着艺术的成长和萌芽。树是生命的象征，艺术之树意味着艺术也是一种生命，它需要灌溉和栽培来成长，直到它有一天开花结果。艺术也是一样。

树是两个多月前被砍掉的。在砍树的前一天，艺术学院的 200 名师生和职员集合在树面前，面对着即将失去生命的青龙木表达浓烈的依依不舍。我也找到了这棵树在艺术学院前的照片。

我即刻把这则新闻传给了戏剧学会的同学们，让他们读一读这棵树的故事。不仅如此，隔天在文学班里，我也把两张照片给了同学们看，一张是有树的照片，一张是我昨晚拍的没有树的照片。原来树是可以和发展共存的，人们不一定有足够的理由为了建设去砍伐一棵树。讲到这里，我想到了郭宝崑剧里的故事，那个小女孩爬上树来阻止老树被铲掉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几天前报上也有另一个树的故事。国家公园局最近设置了一个树的网站，里面详细地记录了新加坡各个地方的树木。从地图上看，每个地方都有好几万棵树。新加坡最近几年的绿化是真的做得不错的，小小的岛国竟然有大约 200 万棵树。几个眼尖的同学发现机场周围的树很少。我临场反应，想那可能是与飞机的飞行安全有关，因为有树就会有鸟，而鸟会危害飞机飞行的安全。尤其是机场的跑道上不可能有树。

可是也不尽然。在场的同学有不少是外籍学生，我接着就和他们谈到，从机场出来之后，一条笔直的东海岸公园大道就呈现了一抹森林般的绿意，这是给许多旅客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中的花园的第一印象。从路名看就知道了，这条大道不是一条普通的高速公路，是一条建在公园旁的大道。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绿意和诗意。

隔天晚上，用手机浏览新闻，赫然从报纸的封面看到了一个“小姐妹肉身护树”的大标题。翻开报纸的内页，这是发生在一周前的事，经由当天的晚间报纸报导了出来。

以肉身护树的小姐妹分别只有 11 岁和 8 岁。新闻是这样报导的：“黄埔通道残障人士福利协会上周六雇工人砍树，住附近的小姐妹因热爱树木，冲下楼哭喊不要砍，情急下，竟用小小身躯护树，令人动容……”

这不就是郭宝崑剧本中傻姑娘的翻版，其实也是真实版吗？我原来想郭宝崑写的是的一则成人童话和寓言，尤其是以肉身护树的举动，不太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没想到就真的发生了，而且和剧本里面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只差没爬到树上去。以肉身护树的同样是小女孩，而且还是一对小姐妹。

写到这里，不免要对剧作家感到钦佩起来。因为这则新闻证明了所谓的寓言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是预言。艺术作品是真实生活的反映。我们往往认为文学家的天马行空和无中生有，其实都有许多真实生活作为支柱。

小姐妹没能成功地守住树，树最后还是被砍了，而且还被砍了六棵。从报上的照片上看，留下一地的枯枝和残叶。至于为什么要砍树？得到的回复是树木老化了，不砍的话会影响公众的安全。这和艺术学院的情况一样。砍树的行动无可厚非。可是在场的人反映，被砍的树也有包括树龄不大的小树。

不禁要想到的是，为什么连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对树产生这么大的感情？而作为成人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身边看到的许多树的存在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试想想，要是没有树，马路上会不会显得光秃秃？要是没有树，我们本来就已经炎热的气候可能要更加炎热。要是没有树，阳光就会直接照射在大地上，我们哪来的荫可以遮？要是没有树，我们要靠什么来进行光合作用，吸收马路上的二氧化碳，并提供新鲜的氧气？要是没有树，鸟儿要去哪里找家？

我想起自己开始写诗的年代，那时候树是最好的题材。因为树的存在是这个地球存在的必然。你无法想象你的周围没有了树，环绕你四周的都是冰冷的钢骨水泥，就好像《星球大战》里面的未来世界一样。

新加坡没有很多自然的山水景物。假如有一种情感，要你用最炽热的情怀去拥抱自然，应该没有比遍目所及的树更适合的了。否则的话，树何以堪？



新加坡艺术院校门口的树因为枯腐而被砍掉了。

写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

原载《联合早报·文艺城》2018 年 4 月 10 日